念西子 浣纱伴

——读《西施传》有感

姜玉文

《西施传》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桃花伊人笑春风”。在我们的记忆中，西施——这位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美女早已被后世人演绎和传唱千年，成为了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位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时光荏苒,斯人常在。如何在当代社会背景下,轻车熟路地驾驭西施的故事,其实对于作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件简单且容易的事情。因为关于西施本人可以参考借鉴的传世资料现存不在少数，历史上许多的文人墨客凭借自己的理解将其化为了诸如诗词、传奇等文学载体。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她的“美”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首要且固有的传统印象。要通过塑造人物去打动人心(包括语言、动作、内心塑造等方面),更要让人物在纷乱动荡的时代中具有内在灵魂和生命力,我想柳岸通过此书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份惊喜和感动。

王朝兴衰,权力游戏

《秋日湖上》

薛莹

落日五湖游,烟波处处愁。
沈浮千古事,谁与问东流。

如果简单把《西施传》当作西施本人的传记来看待,那么这无疑是对本书最大的误解。在柳岸的构思下,《西施传》一书秉持着双线叙事的结构，一方面固然是以西施夷光为主线,这一条我们放在之后论述。另一方面则把时代框架放眼于春秋争霸时期，这一阶段以吴越两国为重点,穿插楚、齐、陈、秦、晋等国,上演了一场群雄争霸、精彩纷争的大戏。周王朝的日渐衰微，春秋诸国的迅速崛起,随着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此消彼长,集中涌现出了复杂交错的关系和事件,主君更迭、君臣关系、上层与民众、联盟与背叛、阴谋与权力等,对夏商周所建立起来的传统礼制产生了极大冲击,周王朝分封制的逐步瓦解造成了各方诸侯势力对更大领域的统治力和控制力,在获得权力稳固的基础上谋求更大的利益,这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在上层势力左右时局的同时,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对于礼法道义的遵从以及人性向善的描述,士族对于仁义礼智信的坚守,普通民众渴求和平的愿望,使得那个纷争动荡的年代呈现出了多样化。如此一来,为西施的出场所铺垫的大背景就此形成。

作品于吴、越两国而言,对两国的主君重点放在了阖闾、夫差、勾践身上，在人臣方面，则有伍子胥、伯嚭、范蠡、文种等代表不同理念的辅佐者,君臣的关系是书中重点描述的内容,政治利益决定着彼此的依存程度,本质上还是谋求上位、获取权力的具体体现。对于以上人物(包括但不限于此，因涉及政治人物较多,在此仅列举具有代表性的这几位),他们的形象通过言语、行为以及事件等方式逐步呈现，在作者艺术性的演绎过程中,呈现出了别样的味道。以伍子胥为例，他过往的曲折经历经常以闪回、插叙的方式出现在篇章之中，一点点将他的性格以及思想展示出来。作为春秋时期的重要人物,伍子胥的生平可谓历经坎坷、充满戏剧性,如果采取平铺直叙、单章论述的方式，或许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但这样一来就影响了文本的整体性,造成理解上的突兀,我相信柳岸在书中这样的安排和设计是经过成熟考虑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阖闾、孙武等,由此所产生出的前后呼应、相互串联的效果,打通了对整个春秋时期的全景式展示,历史中有人物、人物反推历史,两者紧密结合，不是割裂孤立的存在，所以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会对人物产生距离感和陌生感，反而会被他们的故事所打动，这种真实感无疑是时空的对话。

历史永远是前进发展的,权力的获得不过是过眼云烟,然而却深深吸引着那些追求权力之人,无论是勾践还是夫差,都是权力的参与者和追求者,为了复国洗耻,勾践可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为了谋求霸主,夫差可以肆意征战、征服扩张。从行为方式上,他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探寻权力。作为君主,首要考虑的就是利益问题,勾践灭吴后可以对文种做出“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行为,夫差可以被勾践的臣服所打动进而将其义释。站在权力的至高位,君主往往看不清的地方有很多,而看得清的地方往往会落到朝臣眼中,忠良可以直面君主缺点,奸邪可以蒙蔽君主双眼,在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网中,大家凭借着彼此不同的价值观做出选择,然而每个人都无法全身而退。

“千古事,问东流”,咏叹历史兴衰的诗句从古至今都在人们口中传唱,王侯将相的成败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卷入时代、左右时代的不仅仅有统治阶级，还有位于底层的人民,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更加深重,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生存的难题。权力的争夺带来了杀戮与剥削,不顾死活的谋取利益，最终会导致失败和覆灭,顺应民意的举措可以像勾践那样重新夺回民强国壮的基础，而横征暴敛、骄奢淫逸的举动,则会将国家与民众拖入黑暗深渊,夫差的最终下场就是例子。越胜吴灭,然而无论是赢家还是败者,都无法左右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多少英雄事都付笑谈中。

邻家西子,红颜芳菲

《西施咏》

王维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
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
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
邀人傳脂粉,不自著罗衣。
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
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
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王维的这首五言诗传唱千年,成为了咏叹西施作品中的出类拔萃之作。“越溪女”“吴宫妃”“浣纱伴”“同车归”，凝练地概括了西施的一生，也寄予了王维心中的所思所感所托。从乡野到后宫,西施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尽管这段故事耳熟能详,但在柳岸这本书中,对于西施人物的描写可谓超越了我之前的期待。开篇红火出现的诡异征兆为她的降临赋予了神秘感，从诞生到从刺客手中死里逃生，西施夷光从一出生就成为了与众不同的存在,她在苎萝村幸福安稳的家中成长,自幼随母浣纱江边，依靠着美貌与品性慢慢出众于世,收获了郑旦、东施等人的友谊,并走入了范蠡的视野,后来经历家庭变动、走入宫廷、远嫁吴国,最终消逝于历史之中,成为后世人的永恒记忆。

那个时代对于女子是不公平而且残酷的，一方面王室贵族女子身不由己,诸如王妃少姜那样远嫁、客死他乡的悲剧并不在少数，婚姻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终身大事受制于时局影响,勾践夫人、周王室之女也同样如此,性命系于夫家,导致了其从属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普通人家的女子则更加艰难，一旦失去安身之处，则可能沦为奴隶或者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谈何幸福或者安稳。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施的人生经历则更加凸显出了时代的限制,根据书中的描写,她原本幸福的家庭生活被战乱所毁灭，面对心爱之人范蠡却无法与之厮守，因为国家需要而远嫁吴国成为妃子，家与情的双重打击，赋予了人物强烈的悲剧色彩,如果从人物本身出发,无疑为读者带来了很深的思考和触动。

对于西施的描述，作者没有老生常谈强调她的美,在作者的笔下,她聪慧美好,是真善美的化身,具备了理想女性身上的品质和特征,对生活、爱情有着美好追求,让人物动机和思想纯洁富有灵性,与家人、友邻的相处具有生活气息，在艺术夸张的手法中，并不会让读者觉得有距离感，反而会产生对人物的亲切之情,这便是西施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带来的魅力。至于如何全面展示西施的故事,作为书中的明线,与权力之争呈现出了对比、映衬、交织的结构关系,一强一弱、一动一静,在还原史书中某些细节、情节方面,通过基于资料的设想下足了功夫,将来龙去脉以及人物动机交代清楚，特别是揭示其命运结局的过程中大胆采用了真假身份手段，令人十分称奇。结尾通过黑白衣女子对话为全书留下了关于爱与时代之间无尽的感慨和期待，体现出了作品的历史张力。人物被卷裹于时代的同时，仍旧可以依靠对人物塑造的成功,迸发出亮眼的独特文学价值。

红尘往事,情深几许

《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

李白

西施越溪女,明艳光云海。
未入吴王宫殿时,浣纱古石今犹在。
桃李新开映古查,菖蒲犹短出平沙。
昔时红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
君去西秦适东越,碧山青江几超忽。
若到天涯思故人,浣纱石上窥明月。

近一时期的阅读都在围绕《西施传》这本书,着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每遇到动容的桥段,总是令我感到唏嘘。诸如“卧薪尝胆”“东施效颦”“沉鱼之容”这样的经典桥段,在书中均有所体现。至于贴近春秋历史事件的叙述,作者基于扎实的历史、文学理论功底,参考并结合了多部史书资料,尽量以通俗耐懂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不至于受限于古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做到了符合和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保证了作品的严谨认真。于此书而言,其实历史人物与我们并无距离感,他们经历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小说般的春秋笔法下,依旧可以与我们产生共融共通之处，有些时候，他们就像一位久违的老朋友,在寒冷的深夜推开了你的家门,同你围着火炉、温暖地畅谈远方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你总能找到令自己在意和喜欢的地方,无论是那些权力争斗还是儿女情长,都是记录和承载那段回忆的有力见证。

柳岸说:“历史是文学的给养,文学是历史的传承；现实是历史的今生,历史是现实的前世;现实是文学的母体,文学是现实的萃取。这是我对历史、现实、文学的渐悟。”人性的光辉依旧是闪耀的存在,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借助女性细腻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了千年之前西施的美好形象,尽管红尘往事早已随风而逝,愿夷光与范蠡的凄美爱情长存心间。

神秘之痕:

汉代指印纹砖留住古工匠印迹

李瑞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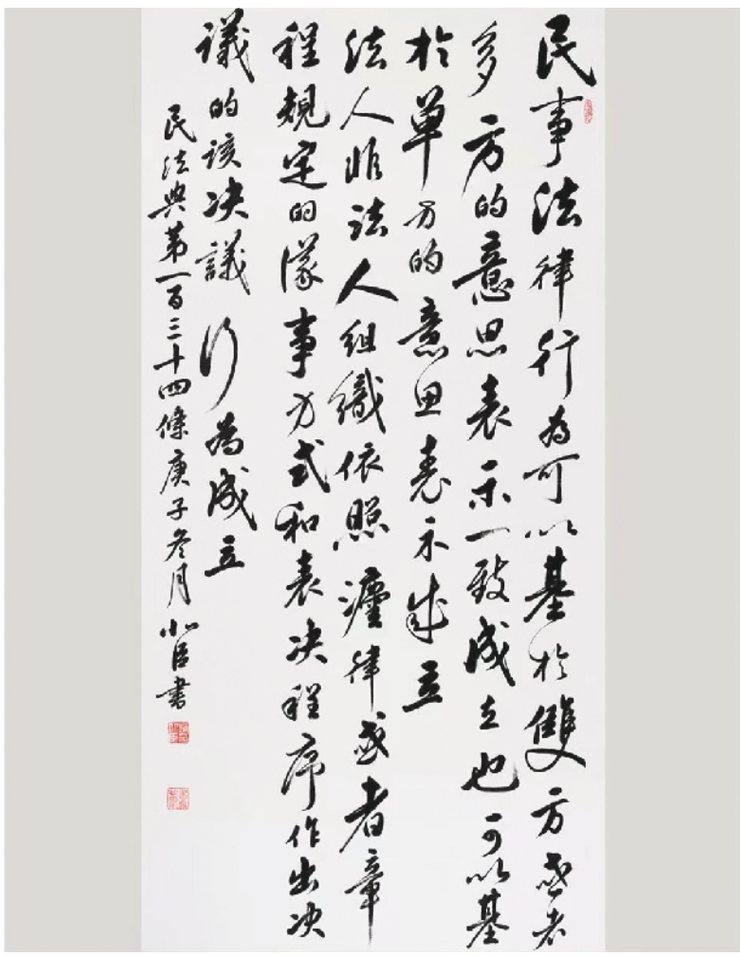
从古到今,“按手印为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它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收藏在我市的3块汉代指印纹砖,留住了古代工匠的印迹，这些神秘之痕,让考古人员反复推测讨论,更是梦想穿越到几千年前,去找寻“一指禅”之谜。

周口市文物交流中心收藏的这3块手指印纹砖,属于灰陶质地,长22.5厘米,宽11.2厘米,高3.5厘米,正反面均有绳纹,四周光滑无纹饰。看着眼前整齐摆放的印有深深指印的古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文博研究员李全立认为:“我们推测，指印应该是当时制砖工匠留下的”;而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文博馆员焦华中看来,虽然指纹是工匠留下的,但并不是每块砖都有，所以极有可能是工匠随意而为。

市文物交流中心经理毛云龙表示,在唐代建筑中,偶尔有手指印纹砖的发现,这块手指印砖是左手手印,指印痕很深,指头轮廓清晰可见。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手印砖是古代制砖工匠留下的专属“商标”。砖上按手印相当于砖匠签字画押的凭证，一旦砖出现质量问题，就能按手索骥，追查责任人。古砖上的指印纹,如是制砖工匠为保证产品质量而签字画押的凭证,则说明从汉代起，就对产品的做工要求非常之高且责任到人；如果是制砖工匠随意而为，则说明3000年前的古人也有调皮捣蛋的“巧匠”。

资料显示,在考古发掘中,古人手印的出现绝非罕见。被列为2021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中国西藏邱桑温泉古人类手脚印”(距今16.9万年至22.6万年)，是迄今为止世界发现最早的古人类遗迹。考古资料显示,手印砖始于汉代,唐宋金时期局部地区流行。古人最初是把手印砖有意砌入居室墙体里,后来又发展到寺庙墙体里,最后又发展到墓葬砖墙里。有学者认为,手印砖与古人的信仰观念密切相关。汉代人崇右，所以汉代手印砖上皆是右掌印,这种模式的形成,影响了后世手印砖的造型。

专家学者们的这些推测结论尚需用时间和科学的论据验证，但如果您有兴趣，不妨到现场感受一下这3块“指纹验证”古砖的独特魅力,通过触摸先人们的手指印，把蕴藏在古砖上的信息接纳过来,犹如与“祖先”工匠“手递手”和“面对面对话”,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③10



赵北臣 作品

记忆中的淮师农场

郭劳动

1974年春，学校为积极响应国家“学朝农,迈大步”的号召,在搬口公社王新村大队(李楼村)西黄沙茅草地上创办一所农场（地区行署从淮阳搬口“五七”园艺场划拨黄河故道一部分土地)，并设置两个专业常年在此办班。1978年12月，学校农场移交地区林业局管理。屈指算来，淮师农场只办了4年有余,而我,却在这里待了整整2年。

农场开办以后,学校为解决老师家庭困难,就安排了部分教工子女到农场当农工。因为我父亲郭杰三是学校老教师,又被派到农场工作,所以,1975年8月,我到农场当了一名农工。当时,农场已有工友十几人,大多是老师、教工的亲属,其中,驾驶拖拉机的小杜是郑场长的亲戚;负责耕田耙地的小曲,是离农场最近的李楼村人；仓库保管员小王、猪圈饲养员小陈、菜园管理员老贾、卫生所李医生、马车大把式老彭、杂工焦哥分别来自扶沟、郸城、西华和淮阳。场长老郑,淮阳人,部队转业,四十多岁,中等身材,背微弓,脸黝黑,性格直,嗓门大,勤于管理,能与师生打成一片。

农场占地740亩,大致分为南北两部分,以东西向的洼冲沟为界。洼冲沟以北是教学、生活区,包括教工宿舍、教室、操场、食堂、水塔和一个猪圈。农场条件很差,经常断电,操场上只有两个篮球架,其他设施一概没有,学生寝室全是大通铺,师生用水全靠水塔供应。

新学年开学，学校就把农基专业、数学专业两个班的学生搬到农场上课。说是上课,实际上有一半时间在田间翻淤压沙,改良土壤,收种庄稼。城内本部其他专业的学生,每年也要轮换着到农场劳动一个月。在农场劳动异常艰辛,尤其赶上风沙和严寒，更是苦不堪言,但师生不叫苦不叫累，不向困难低头,干起活来仍是争先恐后,热火朝天。

洼冲沟是典型的干湿两季,夏秋有水,冬春枯竭。春天,我偶尔在沟北坡挖一小坑,支一小锅,用清水煮面条,撒点盐,捏一点荆芥,放一点猪油,煮好的面条顺溜光滑,香气扑鼻。

猪圈里的猪不多，有十头左右,都是长白猪,毛下透着红润,很健美。印象最深的是一头种猪,膘肥体壮,煞是威猛。饲养员小陈对这头种猪青眼有加,每次喂食都会另加饲料——炒制的小黄豆。小陈一米八左右,圆脸、平头,印堂发亮,身体强壮,走路略显外八,学生送“猪官”之雅号。有几人私下议论:“猪官”肯定偷吃了饲料,要不怎么会油光满面、肥头大耳？羡慕嫉妒之心溢于言表。

洼冲沟以南面积较大,又以一条南北路分为东西两部分。路东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北面种玉米、大豆等,南面是花生。因土质沙化,花生生长茂盛,其他庄稼略显萎靡。1976年,领导派我看护花生,为此,我专门到体育器材室借了一杆标枪，并在花生地东南角搭一草庵,日夜守护。花生地有一二百亩,一眼望不到边,秧苗郁郁葱葱,铺满大地,月色下像无边无际的墨绿色地毯。我躺在地上,仰望星空,浮想联翩,漫幻出“天当被地当床,我与大地共枕眠”的情愫。因为我的存在,村民不敢光顾,但他们的猪、羊还是不断骚扰。只要有动物出现,我就拿着标枪四处奔跑驱赶,我是既劳累又快乐着……花生收割完毕,老师、工友、学生和村民就会奔赴花生地捡拾遗漏的落花生。这一年,我用小抓钩捡了两纸箱花生,晒干后带回老家贴补家用,家人也幸福了好一阵儿。

路西有菜园、晒谷场、农具棚、拖拉机棚、马车棚和马棚。还有骏马七八匹,驴一头,马车一架,农具若干和胶轮拖拉机一台。往返县城本部和农场的各种学习、生活物资,包括本部的学生到农场劳动,都是靠马车和拖拉机运送。赶马车的彭师傅，还负责喂养马匹和毛驴。毛驴的任务是不停地围着一口井转圈拉水车,为菜地浇水。菜园十亩左右,种的茄子、豆角、萝卜、辣椒、白菜、黄瓜、荆芥等,收获的菜,基本上能满足师生的伙食需求。有些菜季节性强,生长快,产量大,师生吃不完,还要拉到集市上去卖。

记得1976年3月下旬的一天,老贾大爷安排我和焦哥到周口卖韭菜。吃过早饭,我俩装满架子车,带一杆小秤,吹着口哨一路西行。走到现在的体育中心附近,爬上河堤,一直向西,行程近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通往沙河南岸的老洋桥(这座桥原来是铁桥,位于现在的沙河地标小铁牛处)，过桥后顺中州大道南下，到了剪股街（俗称裤裆街)南头,才找到集市。

因初次卖菜,没经验,又怯生,不敢吆喝,只有眼巴巴地瞅着来往行人。过了许久,才有一位女同志问:“你们的韭菜卖不卖？多少钱一斤？”我俩抢着回答:“卖,五分钱一斤。”女同志接着说:“我要一斤。”焦哥给她称好,我收钱。又过了一阵儿,不见人问,我们又拉起架车一路向南，大概到了周口汽车站附近,又陆续卖了几次,总共卖了两毛多钱。中午已过,我俩早就饥肠辘辘,一人买了一个烧饼,边走边吃……下午五点多才返回农场,韭菜全部都蔫掉了。看到我俩把一车蔫掉的韭菜又拉了回来,老贾大爷哭笑不得,以后再也不让我们去卖菜了。这次卖菜,周口给我的印象是:沙北非常萧条,沙南也不见几座楼房,城市居民和农民差距不大,大都生活在贫困之中。

到了红薯收获的季节,农场开辟了一个新项目:收红薯下粉条。此项工作,郑场长安排我协助杜反修老师(现金主管会计)去做,我负责过秤、记录,杜老师负责现金结算(每斤红薯二分钱)。农民会把破损的、捡拾的、小的卖给我们,红薯收得多了,忙不过来,就让学生帮忙。经过清洗、粉碎、滤粉、烧煮、捶漏等程序,然后把下好晒干的粉条存放在食堂,贴补师生伙食。在那个缺菜少粮的岁月,这些粉条不知为师生带来了多少美好的味蕾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原来种庄稼的地方盖起了一些厂房,还有一个警犬饲养基地。菜园、晒谷场的地方变成了窑厂,平地变成了大坑。洼冲沟以北的教学、生活区,则由没有去处的老职工留守经营,养家糊口。当年赶马车的彭师傅就是留守的老职工之一。彭师傅是玩鹌鹑老手,一到冬天,他的布腰带上,就会右挎旱烟袋,左挎鹌鹑袋,并经常靠在草剁旁给我们讲玩鹌鹑的逸闻趣事,他说:“公鹌鹑生性好斗，按它们的品相,有好多名字:头上有根白毛的叫插花盖顶，翅膀上有根白毛的叫秦琼背剑,一个翅膀有白毛的叫单背剑,两个翅膀有白毛的叫双背剑,胸前有白毛一两根的叫老虎带银铃。把玩时抻一条腿,蜷一条腿的叫单提蹦,两条腿都蜷着的叫双提蹦,因为一般的鹌鹑,在把玩时两腿都是抻着的。有些鹌鹑在把玩时会眯缝着眼睛,不停地点头,像鸡啄食,称为叨空。有些鹌鹑在把玩时,头和嘴不停地左右摇摆,叫牵丝。玩鹌鹑的人常听到一种顺口溜:牵丝鹌鹑一千嘴,不如提蹦一条腿,提蹦鹌鹑咬得能,不如老虎带银铃。”这些往事曾让少年时的我们大开眼界，如今回忆起来还是鲜活如初。

1978年,农场移交地区林业局管理以后,就变成了市直机关的植树造林基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两年的植树节，我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到这里植树,农场已面目全非。当讲起这里曾经是我务工的地方,他们都惊讶不已。农场开办时间虽然短暂,却是开门办学和文化学习、劳动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曾给挥洒汗水的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学生不但学到了书本知识和劳动技能,强健了体魄,还培养了吃苦耐劳、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的品格。作为一名农工,我也和学生一样得到了精神和体魄上的锤炼,农场是我离开校园踏入社会、走向远方的起点。无论是参加高考,还是大学毕业后工作,我总能从这里汲取丰富的营养,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由于社会的变迁,当年的搬口公社和王新村已不复存在，李楼村更无踪影,黄沙毛草地也变成了楼盘。曾经的农场已是过眼云烟,曾经的工友也不知所踪,而我还能凭借模糊的记忆来怀念曾经的过往。

农场两年,受益终身,历久弥新,我有义务告诉大家：曾经的淮师农场就是现在的周口文昌生态园。换句话说,现在的周口文昌生态园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淮师农场(东场)和农场西边毗邻的青年园艺场(西场)所在地。如果生态园管理者能在园内竖一标牌，上书“上世纪70年代淮阳师范农场和周口地区青年园艺场所在地”,给后人留下美好的想象空间和久远的历史记忆,那将善莫大焉!